戒子通錄

二

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敗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令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饑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劉向字子政彭城人漢成帝臣

汝有何德蒙恩甚厚將何以報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敬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

王昶字文舒魏司空名昶子渾字元沖深字道沖皆依謙實以見意遂凡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書以戒之

夫人為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乃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助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馬以成朋黨馬浮華則有虛偽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

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己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修已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

夫虛偽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為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沒樊惑當世挾持姦慝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為炯戒然所汙染固以衆矣可不慎與

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洿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　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勢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

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

諸葛亮家戒 字孔明琅琊人蜀漢丞相戒子書與子瑜凡三章

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　又云每得來疏書尚麤拙豈修之不勤而量之有限耶又云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絶情欲棄凝滯使庶幾之

者也　升堂拜母心所未通廣坐呈妻理尤不可人之家法難易不同在於吾心以難勝易與其輕易寧可從難

姚信　按信吳人梁時太常

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務非人之為心自甘之以為己度嶮易不虧終始如一進合神契退同人道故神明祐之衆人尊之而聲名自顯榮禄自至其勢然也又有內析外同吐實懷詐見賢則暫自新獨居則縱所欲聞譽則

楊侃按侃字士業齊侍中椿之子為後魏大都督

我家受魏恩二千石方伯不絕記清河翁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若富貴於今日者慎勿積金一斤綵帛百匹已上用為富也不聽與世家作婚姻吾今日不為貧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將為勢家所奪

張奐字然明燉煌人事漢靈帝太常

汝曹薄祐早失賢父財單藝盡今適喘息聞仲祉輕傲

日讀十紙一月讀一箱吾兄好古學問不可量書居
府中治夜歸書滿牀後貴有金玉必不為爾藏崔昭生
崔芸李兼生霍郎堆錢一百屋破散何披猖今雖未即
死餓凍幾欲僵參軍與縣尉塵土驚勛勛一語不中治
笞箠身滿瘡官罷得絲髮好買百樹桑稅錢未輸足得
米不敢嘗願爾聞我語歡喜入心腸大明帝宮闕杜曲
我池塘我苦自潦倒看汝爭翱翔總語諸小道此詩不
可忘

也若乃聞實之為貴以辯畫所克見聲之取榮謂爭奪
可獲言不出於戶牖自以為道義久立才未信於僕妾
而曰我有以過人於是感苟銳之志馳傾觖之望豈悟
已掛有識之裁入修家之戒乎記所云千人所指無病
自死者也行近於此者吾不願聞之矣　凡有知能預
焉得以成名乎若呻吟於牆室之內喧嘵於黨輩之間
竊議以迷寡聞妲按妲字疑誤語以敵要說是短算所出而

恤之勤而無露曝之苦務前公稅以遠吏讓無急傍費
以息流議量時發斂視歲穰儉省贍以奉已損散以及
人此用天之善御生之得也　率下多方見情為上立
長多術晦明為懿雖及僕妾情見則事通雖在畎畝明
晦則功博若奪其常然役其煩務使威烈雷霆猶不禁
其欲棄其大用窮其細瑕或明灼日月將不勝其邪故
曰孱焉則差的焉則闇是以禮道尚優法意從刻優則
人自為厚刻則物相為薄耕收誠鄙此用不戚無謂野

死有夭壽人皆知其懸天至於丁年耒遇中身迂合者可易地哉是以君子講命愈難識道愈堅古人恥以身為溪壑者屏欲之謂也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蒿蒸故其為害則燻心智耗真精傷人和犯天性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含煙而妨火桂懷蠹而殘桂然則火勝則煙滅蠹壯則桂折故性明者欲簡喈繁者氣惛去明即惛難以生矣是以中外羣聖建言所黜儒道衆智發論是除然有之者不患不深故藥之者恒苦術淺所以毀

遠識述其事日省吾躬月料吾志寬默以居潔靜以期
神道必在何恤人言　嗜貧日富則盛負則病矣負之病
也不唯形色麤厭或亦神心沮廢豈但交友疎棄必有
家人誚讓非廉深識遠者何能不移其操故欲蠲憂患
莫若懷古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通則憂淺意遠則
怨淨昔人琴歌於編蓬之中者用此道也　夫信不逆
彰義必出隱交賴相盡明有相照一面見旨則情固邱
岳一言中志則意入淵泉以此事上水火可蹈以此託

其臭與之變矣是以古人慎所與處唯夫金貞玉粹者乃能盡而不汚爾故曰丹可磨而不可滅而不能使無赤石可毀而不能使無堅苟無丹石之性必慎浸染之由能以懷道為人必存從理之心道可懷而理可從則不議貧賤所樂爾或云貧何由樂此未求道意道者瞻富貴同貧賤固得而齊自我喪之未為通議苟議不喪夫何不樂或曰溫飽之貴所以榮生饑寒在躬空曰從道取諸其身將非篤論此又不通理用者也凡養生之具豈關定

異故望塵請友則義士輕身一遇拜親則仁人投分此
倫序通允禮俗平一上獲其用下得其和世務雖移前
休未遠人之適主吾將反本　夫人之生暫有心識幼
壯驟過衰耗驚及其間天攡鬱既難勝言假獲存遂又云
無幾柔麗之身亟委土木剛清之才遽為邱壤回遑顧
慕惟數紀之中爾以此持榮曾不可留以此服道亦何
能久進退我生遊觀所達得貴為人將在含理含理之
貴惟神與交幸有心靈義無自惡偶信天德逝不上慙

推以信同施以敬俾物從而衆說其庶幾乎夫忠孝之於人如食與衣不可斯須離也豈俟余勗哉仁義道德非訓所及可勉而企者故存乎名夫朋友字之非吾職也顧名旨所在遂從而釋乎夫孝始於事親終於事君階曰臣之終也　萬物有醜好各各一姿分唯人即不爾學與不學論學非探其花要自發其根孝友與誠實柯葉自滋繁念爾無忽此期以慶吾門

能通果應之而可必豈神理之獨爾亦人事其如一鳴
乎處天壤之間勞死生之地攻之以嗜欲牽之以名利
梁肉不期而共臻珠玉無足而俱致於是乎驕奢仍作
危亡旋至然則上知大賢唯幾唯哲或處或出不常其
節其舒也濟世成務其卷也聲銷迹滅王帛子女椒蘭
律呂詒諛無所先稱肉度骨膏唇桃舌怨惡莫之前歎
名共山河同久志業於金石比堅斯蓋厚棟不撓遊刃
耆然逮於厥德不常喪其金璞馳騖人世鼓動流俗挾

周公狼狽無曰人之我挾在家不可而覆無曰人之我
厚在我不可而咎如山之大無不有也如谷之虛無不
受也能剛能柔重可負也能信能順險可走也能知能
愚期可久也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漏屋在前敬器留後
俾諸來裔傳之坐右

中樞龜鏡　蘇瓌字昌容雍州人唐中宗宰相以子類有宰相器暇日逡巡舉二十七事豫戒之及類相密以示宋璟請號中樞龜鏡云

宰相者上佐天子下理陰陽萬物之司命居司命之位

不教而戰是謂棄之　佐理在乎謹守制度俾邊將嚴
兵修斥堠使封疆不侵不必務廣徒費中國事無益也
古者用刑輕中重之三典各有攸處方今為政之道
在乎中典謹而守之無為人之所貳　無請數赦以開
倖門　勿畏強禦而損制度　教令少而確守之則民
情膠固矣　毋太剛以臨人事慮不盡臣不密則失身
非所議者勿與之言　勤思慮不以小事而忽機管
財無多蓄計有三年之用外散之親族多蓄甚害義令

人心不寧不寧則理事不當矣　清身檢下無使邪隙
微開而貨流於外矣　遠妻族無使揚私於外仍須先
自戒謹檢子弟無令開戶牖毋以親屬撓有司一挾私
則無以提綱在上矣　子女壻居官隨器自任調之勿
過其器而居人之右　子弟車馬服用無令越衆則保
家則能治國　居第在乎潔不在華無令稍過以荒厥
心